

父母悄悄话

PARENTS' WHISPERINGS

何以刚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父母悄悄话

PARENTS' WHISPERINGS

何以刚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母悄悄话/何以刚 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1

ISBN7-5043-4010-3

I.父…II.何…III.文集-中国-当代

IV.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839 号

父母悄悄话

编 著:	何以刚
责任编辑:	刘跃钊
封面设计:	丁 乙
监 印:	马 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万)字
印 张:	7 印张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7-5043-4010-3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题 记

世界上人际关系中最亲密者，莫过于父母与儿女，人类中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母爱与父爱。然而做父母亲的，有许多话，不宜面对儿女说。这部长篇小说，以父母亲背着儿女所说的一系列“悄悄话”为线索，串连一系列的故事，反映父母亲的爱情生活，表现父母亲对儿女的爱心。书中描写了父亲与母亲对儿女教育方式的差别：父亲信奉“棍棒出好子，娇养武烈儿”，母亲信奉“只要爱心似火，就没有融化不了的坚冰”。父亲的方式给儿女以诸多伤害；母亲的方式创造了许多动人的事迹。作者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尖锐复杂的矛盾和各种生活细节的描写，塑造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形象，歌颂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母爱。

目 录

一、柳园春夜	(1)
二、问 题	(10)
三、风 波	(20)
四、虎子出生记	(31)
五、儿女要求“换个爸爸”	(39)
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50)
七、“生财有道”	(58)
八、双喜与双忧	(70)
九、女大十八变	(79)
十、早 恋	(86)
十一、在如鹃 50 岁生日那天	(96)
十二、特殊的“妈妈”	(102)
十三、探 监	(108)
十四、小凤落难记	(117)
十五、为了大千	(123)
十六、千里寻女	(134)
十七、虎子的新生	(146)
十八、扫 街	(160)

十九、“花好月圆”	(170)
二十、爱,在烈火中升华	(179)
二十一、尾 声	(192)

第一章 自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柳园春夜

在中华大地上，滚滚长江东流去！

长江支流虎渡河，从湖北藕池口引入江水，向南蜿蜒，日夜涛声下洞庭。河道穿越泉陵县境，中段在城关镇西边汹涌而过。河面上，百舸争流，一派繁忙的水运景象。

在城关镇南郊，生长着一株大柳树，传说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了。人们把它看作“神树”，逢年过节，当地许多老人来到这柳树下，烧香焚纸，作揖叩头，祈求吉安。

大柳树南北是个村庄，名叫大柳村，居住着百来户人家，分两个屋场。村子北头叫张家屋场，也叫老屋场，都是砖瓦房，灰蒙蒙的。村子南头叫李家屋场，也叫新屋场，都是茅草房，黄灿灿的。张家屋场住的是本地老居民，属西边人，讲的湘西话，例如叫“吃饭”为“qí fàn”，叫“小姑娘”为“小丫头”。李家屋场是近百年来从外地迁来的新居民，属南边人，讲的长沙话，例如叫“吃饭”为“qí fàn”，叫“小姑娘”为“细妹子”。

春天来了，河两岸沙洲上，一行行、一排排柳树，抽出新枝，吐出新叶，绿荫荫的。风儿拂过，柳枝儿摇东摆西，婀娜多姿。

南郊虎渡河左边大堤内侧，有一道与大堤平行的灌溉水渠。李家屋场坐落在大堤与水渠中间。所有的房屋都是坐西向东。房屋后边，有一片用竹篱笆围着的园地，人们称之为“柳园”。园地里，垂柳枝条细长下垂，随风飘舞，姿态婆婆，清丽潇洒。枝拂水

沟,倒影水中,别有风致。柳树中间,间植桃树,桃花似火。进园里一瞥,真是桃红柳绿,柳暗花明,更显春光明媚。园地里,还有若干块菜地,菜地靠大堤边有块草地,草地左边,有一稻草掇。夜幕降临,在河堤行走的人们,向这柳园观看,就像一幅浓墨破淡墨的水墨画。

历史的长河流到公元1965年3月6日,农历2月4日,星期六。

夜深了,人静了,各家各户窗口透出的煤油灯光,渐渐稀少了,村里偶尔传出几条家犬的“汪汪”声。

一道手电光,照射到柳园来。电光左右扫射,射到一个女青年身上,射到一个圆月般的脸庞上。照手电光的是一位身穿青色制服的男青年。他兴奋地前去,小声地操湘西口音呼唤一声:“鹃”。

这“鹃”,就是李如鹃,家住村南头李家屋场,住的是茅草房,在屋场正中。去年,她从省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泉陵县人民医院当试用内科医生。她趁妈妈在屋里睡熟了,悄悄来到这屋后柳园。当一道手电光照到她的脸上时,她亲昵地操长沙口音呼唤一声:“飞”。

这“飞”,就是张士飞,家住村北头张家屋场,住的是青砖黑瓦房,在屋场北端。去年,他从省工学院机械系毕业,被分配到泉陵县棉纺厂工作,是动力机械试用技术员。

两个身影靠近了,似乎合二为一了。接着,这身影移到草掇旁边,隐匿了。

※ ※ ※

这里,回头说说这两个身影的由来。

张士飞是张家屋场张呈祥的儿子,1940年7月13日出生,小时虎里虎气,喜欢狂奔乱跑,是个火爆性子的人。李如鹃是李家屋

场李黄氏的女儿,1941年5月14日出生,从小长着一副苹果脸,眉目清秀。李黄氏自从丈夫10年前过世后,守着这独生女儿生活,视女儿为命根子。她含辛茹苦,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女儿。她在生产队里,几乎天天出工,挣工分,还种了几分自留地,搞点家庭副业,今天挑一担瓜菜,明天提一篮鸡蛋,去城里换一些钱,一分一毛地积攒起来,供女儿念书。1955年,如鹃考上中学了,隔壁有个老头子当着李黄氏的面非议道:“这年头,饭都吃不饱,这么大的妹子,还读么子书啰!”李黄氏反驳说:“我家的妹子要读书,读了书大驾些!”县中学开学那天,李黄氏把女儿送上中学,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女儿说:“好好读书吧,为祖宗争口气!”6年过去了,女儿高中毕业了,又考上省医学院内科系。李黄氏乐得嘴巴都合不拢来。士飞和如鹃是大柳村小学同学,自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又同上县里的一所中学,1960年,又同时考上大学,士飞上的省工学院机械系。如鹃家庭生活窘迫,士飞的父亲张呈祥是位老干部,工资较高,便慷慨解囊,资助如鹃。他似乎预料到将来如鹃会成为他的儿媳。如鹃和她的妈妈,对此感激不尽。

如鹃在校学习时,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刻苦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她读了《纪念白求恩》,认为自己学医,就应当做白求恩那样的大夫,做毛主席讲的那“五种人”。她曾参加全校师生学习白求恩精神的讲演比赛,获得一等奖。她喜欢读冰心的散文,但有位政治干事发现了,对她说,冰心的作品是宣扬母爱的,是典型的“人性论”,无产阶级应当讲阶级性,不应当讲母爱这种“人性论”。如鹃想到自己的妈妈,接受不了这种说法。她想,世界上最伟大的爱,难道不是母爱吗?我们是人,父母者,人之本也,父母爱儿女,是人之天性,有什么错?然而,如鹃崇拜冰心和冰心的作品,引来一些人向她投来白眼。此时,她有一个知音,那就是张士飞。士飞暗中给她打气:“世界上的人,哪个不是娘生的?哪有娘不爱自己

儿女的？冰心的书有什么错？不怕！”

当时，校方规定男女学生在校学习时，不准谈恋爱。但这校规难以完全约束处于青春期的男女学生，有些学生的恋爱活动便转入“地下”。士飞和如鹃也进行“地下”活动，每逢星期天，便悄悄来到橘子洲或岳麓山的丛林中游玩，每次，士飞总要采撷两片红叶，放入如鹃手心，他知道，如鹃把红叶比喻红色的爱心。托物言情，两人感情愈来愈深。

如鹃个儿虽然比较矮，身高1.53米，但身材匀称，胸脯丰满，一副苹果脸，可谓花容月貌，那乌黑的眼珠子转溜溜的，就像在白水银里滚动着，光彩迷人。她走起路来，前胸微微挺起，两手均匀地富于弹性地摆动着，在街上行走，男士们的“回头率”颇高。她还有一副好嗓子，唱的歌儿，又清又甜。人们说，人是衣裳马是鞍，可她从不注重打扮，常是粗布衣裤，却具有自然美的魅力。她的下巴长有一颗黑痣，引起同学们的两种看法：有的说，它是白璧微瑕；有的说，它是锦上添花。说话不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漂亮”。男同学背后给女同学“打分”，评校花，结果，李如鹃成了男同学眼中的“校花”。有位女同学知道此情后，对如鹃说：“男同学评你是校花”。如鹃听了，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回敬两个字：“无聊！”

士飞呢，上大学后，还在长高，快毕业时，身高已有1.73米了。他长大后，眉毛更浓更粗更长了，眼珠子闪着漆黑的光亮。他的性格更粗放，肝火更大了，好几次差点与别人打架，而且，他有一双粗壮的手，好像生来就是为了打人用的。有一次，他和如鹃在岳麓山上游玩时，如鹃因什么事离士飞远了点。这时，有个流氓走近她，企图调戏她。士飞见了一个箭步上去，大喝一声：“你想干什么？我一拳收拾你！”说着，伸出那粗壮的手臂，吓得那流氓掉头就跑了。此刻，如鹃把士飞肝火大的缺点看成是优点。她感到，士飞在

身边是个保护神，是座靠山，自己的胆子也因此变大了。她认为，有了士飞，世界上冒得么子可怕的了。

1964年8月，士飞和如鹃同时毕业，同时被分配回家乡工作，同在县城骑自行车上班。“哪个男子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大柳村的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俩是对分不开的情侣。

※ ※ ※

此刻，好像合二为一的身影，分不清哪边为男，哪边为女，只听得伴着流水潺潺的亲昵的话语声。

“选个日子，举行婚礼吧？”士飞提议。

“不。我们还在试用期，等转正了再说吧。”如鹃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我们约法三章，要得不？”

士飞问：“哪三章？”

如鹃说：“第一，在试用期未滿，没有转正时，不得正式结婚；第二，没有公开举行婚礼，请客吃酒，不得闯禁区；第三，在婚礼之前，不到对方家去。”

“太苛刻了吧。”士飞有点生气的样子，“不能放宽点政策吗？什么时代了，还那么封建？”

“么子封建不封建。你不依我，我就要拜拜了……”说着，就要离开士飞。

士飞最怕心中的鸟儿会飞掉，连忙改口，答应她提出的要求：“好好好好，就依了你的——约法三章！”

“那我们拉钩。”如鹃说着，便伸出了食指。

“拉钩就拉钩。”士飞也伸出了食指。

两人用弯着的食指，紧紧地拉了钩。

如鹃补充一句：“不许反悔啊！”

“返悔的是小狗。”士飞一本正经地发誓。

这时,从茅草房的窗口传出声音:“如鹃!如鹃!”

如鹃听到房里的呼唤声,唏嘘一下,说:“妈妈醒了,你快走!”又忙回妈妈的话:“哎,我就回来!”说罢,赶紧从后门进了屋。

“都么子时辰了,还在外面疯。”如鹃妈说。其实,如鹃妈早已知道女儿同士飞的关系。她想,女儿大了,该成家了,由她自己作主吧,便装着不懂得他们的事。

如鹃轻轻地走进自己的卧室,故意大声问:“妈,有么子事呀?”……

过了一周,即阳历3月13日,农历2月11日,星期六。

弓儿似的新月,早已爬上柳梢,淡淡的月光,撒进柳园。北斗星已经横下去了,一支支柳条儿垂到水面上。四周静悄悄,只有那弯月窥视着人间,窥视着虎渡河畔大柳村,窥视着这墨绿色的柳园。

士飞和如鹃坐在一株柳树旁的草地上。如鹃时不时抬起一个小泥团,扔进前面的水沟里,水面上溅起水花,水底的弓月在晃动着。

蓦地,士飞紧紧搂着如鹃,往附近草擦里一倒,说:“你是我的了,永远是我的。”说着,便动手要解开她的衣扣。

如鹃用力推着士飞:“不行。你忘了约法三章?拉了钩的;不遵守,你当小狗呀!”

士飞将如鹃越抱越紧:“么得约法三章?它还能大过国法?我愿意当小狗。”

“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如鹃恳切地在士飞耳根说:“我们还没有举行婚礼,还没有请喜酒。要是怀上了,让我们的同事同学晓得了,我的脸朝哪儿搁?”她使劲挣脱士飞的双臂,起身就跑。

在大柳村的人看来,请了喜酒,才算正式结婚。士飞也懂得村里人的这个观念。他一把拉住如鹃,转弯子说:“好,好,就遵守约

法三章。”

两人又回到柳树旁，坐在草地上，私语窃窃，情意绵绵。

如鹃又怕妈妈会醒来，要赶快回屋里去。士飞也就跳过竹篱笆，身影渐渐远去了。

又过了一周，即阳历3月20日，农历2月18，星期六。

当晚，如鹃先一步来到柳园。

月亮缓缓升起，在厚薄不匀的向西北飘飞的云层上行走，时不时把那从树林缝隙里射进的银白色的光，映在如鹃那恬雅的脸上。风儿拂动她的秀发。细细的柳丝软软的，轻风将它的下梢一顺地托起，姿态整齐而好看，像女孩梳齐的头发，十分害羞的样子。如鹃的心在激烈地跳动，胸脯像轻轻起伏的海浪。

士飞按照预约，也来到了柳园。

两人坐在柳树旁的草地上，轻言细语。话题扯到冰心的散文上来了。如鹃说：“我背几段冰心的文章给你听听。”于是，她用普通话滚瓜烂熟地背起冰心《寄小读者》中的几段：

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地，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小朋友！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人能说这句话！“不为什么”这四个字，从他口里说出来，何等刚决，何等回旋！

如鹃背了这段，改用长沙口音说：“冰心说的有个词，我看不确凿，当年，我的妈妈就曾这么对我说过。”

“完全一样？”士飞提出质疑。

如鹃肯定地说：“‘不为什么’这四个字完全一样。”她接着用

普通话往下背：

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小朋友！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极浅显，而大人们认为是极高深的话！“世界便是这样的建造起来的！”

如鹃背诵时，是动了感情的。士飞不禁使劲鼓掌，但两个巴掌没有碰着，自然没有响声。如鹃笑着说：“看你，假心假意的。”

“哎呀。”士飞辩解说：“你不怕惊醒妈妈？”

如鹃握紧两个拳头，向士飞胸脯擂鼓似的：“你真坏你真坏！”

士飞说：“我是从坏人里头挑出来的！”接着，他换了一个话题说：“我最愿听你唱歌，唱一支吧。”

如鹃便小声地唱起“天上人间”的歌曲：

树上小鸟啼，江畔帆影移，片片云霞停留在天空里。阵阵春风，轻轻吹过，草如绿波柳如眉，摇东到西，吓得那麻雀儿也不敢向下飞。美景如画，映眼前，这里是天上人间。

士飞也跟着唱。如鹃的歌声悠扬悦耳，士飞的歌声如打破锣。如鹃嘲笑士飞说：“你唱歌走调，走到老外婆那里去了！”

“管它走到哪里去了。”士飞说着，便将她紧紧搂住，接着把她抱进附近草窠里。这草窠因其中的草把已被扯走若干，两人又曾在这里偎依过多次，形成了一个柔软的温暖的窝窝。士飞将她紧紧按倒在这窝窝里，狂吻着。如鹃又急又喘，要极力挣脱他：“不，不，不行！”

士飞不顾如鹃的抵抗，说道：“这回，由不得你了，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一股欲火冲起，忘掉了两人之外的世界。如鹃的理智

力量,也无法扑灭那体内荷尔蒙燃烧的烈火,他一身酥软了,无力挣脱了,只得喘着气儿,半推半就。……

两人哪管月亮从云隙里的窥视，竟然违反了“约法三章”，在这柳园春夜，在这特别的伊甸园里，秘密地迈出了准备当父母亲的第一步。

二、问 题

时针旋转，日历飘飞，转眼到了1969年5月。

一栋坐西朝东的茅草房，分三间，两正一偏。偏屋是如鹃妈的卧室兼厨房，——如鹃结婚后，妈妈不肯随女儿去棉纺厂宿舍住，要求把自己的卧室让给女儿女婿住，自己主动搬进这偏屋里。正中一间叫堂屋，堂屋正中墙壁，原是“神位”处，竖贴“天地君亲师位”几个大字，现在把它换成“红宝书台”，放几套红宝书，台的上面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从堂屋往右门进去也是一正间，这是士飞和如鹃的卧室。室内陈设简朴：从房门进去的左边，摆放一张西式床，床前放一张竹制摇篮。左旁立有一个小型书架，摆放一些政治的、医学的著作，几本歌曲集，还有几本文学作品，其中就有冰心散文集。床前边的窗口，挂有一块花窗帘，摆有一张旧书桌，一张靠背椅。书桌的中间有一盏台灯，一面圆镜，一套茶具，左边有一尊白求恩石膏塑像，还有一个长方形玻璃框，里面夹着冰心的画像。——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查抄“封资修”，如鹃曾把冰心散文集和冰心画像收藏起来了，如今抄家风过去了，她又把冰心的著作和画像摆放出来。

夜深了，士飞和如鹃卧室的墙角落里，有几只蟋蟀在“唧唧”鸣叫。三岁半的女儿笑笑在蟋蟀的催眠曲中，上床睡着了。如鹃轻轻地将她抱起，又轻轻地把她放进摇篮里，并罩好小蚊帐。然后，她和衣躺在大床上。士飞瞧着如鹃那双眼神，萌发了欲火。他

吧嗒吧嗒将一支香烟抽完,便脱掉外衣,躺在如鹃的右边,伸手拍如鹃的脸庞,示意要行房事。如鹃没有理会,却谈起了县里“湘江风雷”和“起宏图”两派群众组织,终于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消息,然后又在士飞耳边说:“你说,党的十九大,确定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我看那林彪身体弱,万一死在毛主席前面了,如何接班?”士飞赶紧伸手捂住如鹃的嘴巴,说:“千万别在造反派面前说呀;说了,会成现行反革命的。”如鹃翻身来问士飞:“你的看法呢?”士飞不耐烦了:“不好说,不好说。”此刻,他迫切要求的是行房事。

忽然,摇篮里的笑笑醒了,伸出小手摸妈妈,摸不着,摸爸爸,也摸不着,便“哇”地一声哭闹起来。她连忙掀开蚊帐,爬上大床,挤到爸妈中间,连喊几声“我要睡爸爸妈妈中间!”她一会儿向左亲亲妈妈,一会儿向右亲亲爸爸。如鹃见女儿这般亲昵,对爸妈的爱又十分平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她轻轻拍着女儿的胸脯,哼着催眠曲儿。不一会儿,笑笑便入睡了。士飞叹息一声,说:“这丫头,不能老是睡在我们中间呀。”如鹃却笑了笑,学湘西口音说:“这有么得不好的?这丫头既爱娘,又爱爹,平等嘛。”万事有个头。为了一家人更加和谐,如鹃从这晚开始,在家里改说湘西话——西边话,只有当她和外婆单独在一起时,她才讲长沙话——南边话,夫妻俩用西边话继续议论着。士飞见如鹃的西边话,有的说不准确,先嘲笑一番,后帮助她纠正发音。讲着讲着,士飞发出了鼾声,如鹃还继续说了几句没进入士飞听觉的话,也就步入梦乡了。

次日夜晚,士飞想到昨夜想行房事,却被笑笑碍事未成。现在趁笑笑睡着了,便把她抱进摇篮里,又细心罩好小蚊帐。如鹃还喊了几声“笑笑”,笑笑没有答应,这丫头睡熟了。

夜半时刻,台灯关了,床上只有细微的嬉笑声。再过片刻,床